第五十四回 病佳人青楼算命 呆名士妓馆献诗

话说聘娘同四老爷睡着，梦见到杭州府的任，惊醒转来，窗子外已是天亮了，起来梳洗。陈木南也就起来。虔婆进房来问了姐夫的好。吃过点心，恰好金修义来，闹着要吃陈四老爷的喜酒。陈木南道：“我今日就要到国公府里去，明日再来为你的情罢。”金修义走到房里，看见聘娘手挽着头发，还不曾梳完，那乌云鬌[[1]](#footnote-1)，半截垂在地下天二评：好头发，可惜不久要剃。说道：“恭喜聘娘接了这样一位贵人！你看看，恁般时候尚不曾定当，可不是越发娇懒了！”因问陈四老爷：“明日甚么时候才来？等我吹笛子，叫聘娘唱一只曲子与老爷听。他的李太白‘清平’三调，是十六楼没有一个赛得过他的。”说着，聘娘又拿汗巾替四老爷拂了头巾，嘱咐道：“你今晚务必来，不要哄我老等着！”陈木南应诺了，出了门，带着两个长随，回到下处。思量没有钱用，又写一个札子叫长随拿到国公府里向徐九公子再借二百两银子，凑着好用。长随去了半天，回来说道：“九老爷拜上爷：府里的三老爷方从京里到，选了福建漳州府正堂，就在这两日内要起身上任去。九老爷也要同到福建任所，料理事务，说银子等明日来辞行，自带来。黄评：银子去矣。陈木南道：“既是三老爷到了，我去候他。”随坐了轿子，带着长随，来到府里。传进去，管家出来回道：“三老爷、九老爷，都到沐府里赴席去了。四爷有话说，留下罢。”陈木南道：“我也无甚话，是来特候三老爷的。”陈木南回到寓处。

过了一日，三公子同九公子来河房里辞行，门口下了轿子。陈木南迎进河厅坐下。三公子道：“老弟，许久不见，风采一发倜傥。姑母去世，愚表兄远在都门，不曾亲自吊唁。几年来学问更加渊博了。黄评：嫖经尚未读熟，何谓渊博。陈木南道：“先母辞世，三载有馀。弟因想念九表弟文字相好，所以来到南京，朝夕请教。今表兄荣任闽中，贤昆玉同去，愚表弟倒觉失所了。齐评：正在得其所哉，何云失所。黄评：无处借银子，故曰“失所”。九公子道：“表兄若不见弃，何不同到漳州？长途之中，倒觉得颇不寂寞。”陈木南道：“原也要和表兄同行，因在此地还有一两件小事黄评：嫖兴正浓哩。俟两三月之后，再到表兄任上来罢。”九公子随叫家人取一个拜匣，盛着二百两银子天二评：只此一遭，下不为例。送与陈木南收下。三公子道：“专等老弟到敝署走走齐评：可�^�A办后路。我那里还有事要相烦帮衬。”陈木南道：“一定来效劳的。”说着，吃完了茶，两人告辞起身。陈木南送到门外，又随坐轿子到府里去送行。一直送他两人到了船上，才辞别回来。

那金修义已经坐在下处，扯他来到来宾楼黄评：金修义已知银子又借来了，不逼完不肯干休。进了大门，走到卧房，只见聘娘脸儿黄黄的，金修义道：“几日不见四老爷来，心口疼的病又发了。”虔婆在旁道：“自小儿娇养惯了，是有这一个心口疼的病，但凡着了气恼，就要发。他因四老爷两日不曾来，只道是那些憎嫌他，就发了。”聘娘看见陈木南，含着一双泪眼，总不则声黄评：写得出。陈木南道：“你到底是那里疼痛？要怎样才得好天二评：径称“你”者亲之也。往日发了这病，却是甚么样医？”虔婆道：“往日发了这病，茶水也不能咽一口。医生来撮了药，他又怕苦不肯吃，只好顿了人参汤慢慢给他吃着，才保全不得伤大事。”陈木南道：“我这里有银子黄评：尚有一百五。且拿五十两放在你这里，换了人参来用着。再拣好的换了，我自己带来给你。”那聘娘听了这话，挨着身子，靠着那绣枕，一团儿坐在被窝里，胸前围着一个红抹胸，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我这病一发了，不晓得怎的，就这样心慌。那些先生们说是单吃人参，又会助了虚火黄评：先生也会相助�O骗。往常总是合着黄连，煨些汤吃天二评：合着黄�B不怕苦邪？后��纬曰七B的日子多哩。夜里睡着，才得合眼。要是不吃，就只好是眼睁睁的一夜醒到天亮。”陈木南道：“这也容易。我明日换些黄连来给你就是了。黄评：只剩一百五了。金修义道：“四老爷在国公府里，人参黄连论秤称也不值甚么，聘娘那里用的了！黄评：那知是国公府银子买的。聘娘道：“我不知怎的，心里慌慌的，合着眼就做出许多胡枝扯叶的梦黄评：要做太太便梦里做太太，并非“胡枝扯叶”。清天白日的还有些害怕。”金修义道：“总是你身子生的虚弱，经不得劳碌，着不得气恼。”虔婆道：“莫不是你伤着什么神道？替你请个尼僧来禳解禳解罢。”

正说着，门外敲的手磬子响。虔婆出来看，原来是延寿庵的师姑本慧来收月米。虔婆道：“阿呀！是本老爷黄评：南京一带称僧尼皆曰老爷。两个月不见你来了，这些时，庵里做佛事忙？”本师姑道：“不瞒你老人家说，今年运气低，把一个二十岁的大徒弟前月死掉了，连观音会都没有做的成齐评：带叙带伏。天二�u：�^音菩�\_不保佑。��a的快�硪�。你家的相公娘好？”虔婆道：“也常时三好两歹的。亏的太平府陈四老爷照顾他。他是国公府里徐九老爷的表兄黄评：总不脱国公府，不料九公子一去，国公府无灵矣。常时到我家来。偏生的聘娘没造化，心口疼的病发了。你而今进去看看。”本师姑一同走进房里。虔婆道：“这便是国公府里陈四老爷。黄评：凡提陈四老爷从不曾脱却“国公府”三字。本师姑上前打了一个问讯。金修义道：“四老爷，这是我们这里的本师父，极有道行的。”本师姑见过四老爷，走到床面前来看相公娘。金修义道：“方才说要禳解，何不就请本师父禳解禳解？”本师姑道：“我不会禳解，我来看看相公娘的气色罢。”便走了来，一屁股坐在床沿上天二评：「清天白日的还有些害怕」。聘娘本来是认得他的，今日抬头一看，却见他黄着脸，秃着头，就和前日梦里揪他的师姑一模一样，不觉就懊恼起来。只叫得一声“多劳”，便把被蒙着头睡下黄评：青天白日还有些害怕。本师姑道：“相公娘心里不耐烦，我且去罢。”向众人打个问讯，出了房门。虔婆将月米递给他。他左手拿着磬子，右手拿着口袋去了。

陈木南也随即回到寓所，拿银子叫长随赶着去换人参，换黄连。只见主人家董老太拄着拐杖，出黄评：“老太”亦土称。说道：“四相公，你身子又结结实实的，只管换这些人参、黄连做什么？我听见这些时在外头憨顽[[2]](#footnote-2)，我是你的房主人，又这样年老黄评：是老太口声。四相公，我不好说的。自古道：船载的金银，填不满烟花债。他们这样人家，是甚么有良心的！把银子用完，他就屁股也不朝你了齐评：人到着迷之�r，虽有良言何能入耳。天二评：董老太太偏料得出四相公�@些事。我今年七十多岁，看经念佛，观音菩萨听着天二评：观音菩萨真忙。黄评：观音菩萨惯管这些帐。我怎肯眼睁睁的看着你上当不说！”陈木南道：“老太说的是，我都知道了。这人参、黄连，是国公府里托我换的。”因怕董老太韶刀，便说道：“恐怕他们换的不好，还是我自己去。”走了出来，到人参店里寻着了长随，换了半斤人参，半斤黄连，和银子就像捧宝的一般，捧到来宾楼来。才进了来宾楼门，听见里面弹的三弦子响，是虔婆叫了一个男瞎子来替姑娘算命。陈木南把人参、黄连递与虔婆，坐下听算命。那瞎子道：“姑娘今年十七岁，大运交庚寅，寅与亥合，合着时上的贵人，该有个贵人星坐命。就是四正有些不利，吊动了一个计都星，在里面作扰，有些啾唧不安，却不碍大事。莫怪我直谈，姑娘命里犯一个华盖星，却要记一个佛名，应破了才好。将来从一个贵人，还要戴凤冠霞帔，有太太之分哩。天二评：恰打�庸媚镄牟　；破溃赫�合姑娘之意，岂知华盖星灵，贵人星不灵。说完，横着三弦弹着，又唱一回，起身要去。虔婆留吃茶，捧出一盘云片糕，一盘黑枣子来天二评：瞎子算完命可去矣，却缘作者欲渡到�和尚，不得不累虔婆破�M�c心。放个小桌子，与他坐着。丫头斟茶，递与他吃着。陈木南问道：“南京城里，你们这生意也还好么？”瞎子道：“说不得，比不得上年了。上年都是我们没眼的算命，这些年睁眼的人都来算命，把我们挤坏了！就是这南京城，二十年前，有个陈和甫，他是外路人，自从一进了城，这些大老官家的命都是他拦着[[3]](#footnote-3)算了去，而今死了。积作[[4]](#footnote-4)的个儿子黄评：借此递到陈和尚。在我家那间壁招亲，日日同丈人吵窝子[[5]](#footnote-5)，吵的邻家都不得安身。眼见得我今日回家，又要听他吵了。”说罢，起身道过多谢，去了。

一直走了回来，到东花园一个小巷子里，果然又听见陈和甫的儿子和丈人吵齐评：过接轻便之至。丈人道：“你每日在外测字，也还寻得几十文钱，只买了猪头肉、飘汤烧饼，自己捣嗓子，一个钱也不拿了来家，难道你的老婆要我替你养着？这个还说是我的女儿也罢了。你赊了猪头肉的钱不还，也来问我要，终日吵闹这事，那里来的晦气！”陈和甫的儿子道：“老爹，假使这猪头肉是你老人家自己吃了，你也要还钱。齐评：的是妙语。丈人道：“胡说！我若吃了，我自然还。这都是你吃的！”陈和甫儿子道：“设或我这钱已经还过老爹，老爹用了，而今也要还人。”丈人道：“放屁！你是该人的钱，怎是我用你的？”陈和甫儿子道：“万一猪不生这个头，难道他也来问我要钱？黄评：妙妙，未做和尚先会学参禅。丈人见他十分胡说，拾了个叉子棍[[6]](#footnote-6)赶着他打。瞎子摸了过来扯劝。丈人气的颤呵呵的道：“先生！这样不成人！我说说他，他还拿这些混帐话来答应我，岂不可恨！”陈和甫儿子道：“老爹，我也没有甚么混帐处。我又不吃酒，又不赌钱，又不嫖老婆。每日在测字的桌子上还拿着一本诗念，有甚么混帐处？黄评：却是正派，且是名士诗翁。天二评：较杨老六似胜一筹。丈人道：“不是别的混帐，你放着一个老婆不养，只是累我，我那里累得起！”陈和甫儿子道：“老爹，你不喜女儿给我做老婆，你退了回去罢了。黄评：视妻子如敝屣，真能看破红尘。丈人骂道：“该死的畜生！我女儿退了做甚么事哩？”陈和甫儿子道：“听凭老爹再嫁一个女婿罢了。”丈人大怒道：“瘟奴！除非是你死了，或是做了和尚，这事才行得！”陈和甫儿子道：“死是一时死不来，我明日就做和尚去。齐评：可�^除了死法有活法。丈人气愤愤的道：“你明日就做和尚！”瞎子听了半天，听他两人说的都是“堂屋里挂草荐——不是话”，也就不扯劝，慢慢的摸着回去了天二评：「摸了�^�怼埂该�着回去」��瞎子如��。

次早，陈和甫的儿子剃光了头黄评：真大解脱。把瓦楞帽卖掉了，换了一顶和尚帽子戴着，来到丈人面前，合掌打个问讯，道天二评：立地成佛。“老爹，贫僧今日告别了。”丈人见了大惊，双双掉下泪来，又着实数说了他一顿；知道事已无可如何，只得叫他写了一张纸，自己带着女儿养活去了。

陈和尚自此以后，无妻一身轻，有肉万事足天二评：何减�谰�平�u卜。此是陈和尚入道诗。黄评：绝倒。每日测字的钱，就买肉吃，吃饱了，就坐在文德桥头测字的桌子上念诗，十分自黄评：真大自在。。又过了半年，那一日，正拿着一本书在那里看，遇着他一个同伙的测字丁言志来看他。见他看这本书，因问道：“你这书是几时买的？”陈和尚道：“我才买来三四天。”丁言志道：“这是莺脰湖唱和的诗黄评：是事隔多年以讹传讹。当年胡三公子约了赵雪斋、景兰江、杨执中先生、匡超人、马纯上一班大名士，大会莺脰湖齐评：聒聒而谈，可发一笑。天二评：冬瓜缠到茄子里，看他有�τ兄�。分韵作诗。我还切记得赵雪斋先生是分的‘八齐’[[7]](#footnote-7)黄评：前文赵先生分得是四支，卫先生分得才是八齐。你看这起句：‘湖如莺脰夕阳低。黄评：书中“桃花何苦红如此”二句外，复见此句，真是吉光片羽。但不知此句从何处抄来？以西湖为莺�。天二评：西湖雅集�l体善先生分得「八�R」，此起句未知是否。只消这一句，便将题目点出，以下就句句贴切，移不到别处宴会的题目上去了。天二评：名士口��。陈和尚道：“这话要来问我才是，你那里知道天二评：名士口��。当年莺脰湖大会，也并不是胡三公子做主人天二评：��竟名士之子，的派真传。是娄中堂家的三公子、四公子。那时我家先父就和娄氏弟兄是一人之交。彼时大会莺脰湖，先父一位，杨执中先生、权勿用先生、牛布衣先生、蘧夫先生、张铁臂、两位主人，还有杨先生的令郎，共是九位。这是我先父亲口说的。我倒不晓得？你那里知道！黄评：后文所谓摆出名士脸者，即在此等处也。丁言志道：“依你这话，难道赵雪斋先生、景兰江先生的诗，都是别人假做的了？你想想，你可做得来？”陈和尚道：“你这话尤其不通！他们赵雪斋这些诗，是在西湖上做的，并不是莺脰湖那一会。”丁言志道：“他分明是说‘湖如莺脰’，怎么说不是莺脰湖大会？”陈和尚道：“这一本诗也是汇集了许多名士合刻的。就如这个马纯上，生平也不会作诗，那里忽然又跳出他一首？”丁言志道：“你说的都是些梦话！马纯上先生，蘧夫先生，做了不知多少诗，你何尝见过！”陈和尚道：“我不曾见过，倒是你见过！你可知道莺脰湖那一会并不曾有人做诗？你不知那里耳朵响，还来同我瞎吵！”丁言志道：“我不信。那里有这些大名士聚会，竟不做诗的。这等看起来，你尊翁也未必在莺脰湖会过。若会过的人，也是一位大名士了，恐怕你也未必是他的令郎！天二评：此即陈和尚所谓譬如猪不生这个头也。黄评：说不过他，又妒他是名父之子，只好赖他冒认父亲。小小滑稽真令人喷饭。陈和尚恼了道：“你这话胡说！天下那里有个冒认父亲的！”丁言志道：“陈思阮！你自己做两句诗罢了，何必定要冒认做陈和甫先生的儿子？”陈和尚大怒道：“丁诗！你‘几年桃子几年人’！跳起来通共念熟了几首赵雪斋的诗，凿凿的就伸着嘴来讲名士！黄评：“跳起来”是土语，犹言算起来。凿凿亦土语。丁言志跳起身来道：“我就不该讲名士，你到底也不是一个名士！”两个人说戗了，揪着领子，一顿乱打。和尚的光头被他凿了几下黄评：此“凿”字是以拳头指骨打头，如木匠之凿也，亦土语。凿的生疼天二评：此吃亏在光头。拉到桥顶上；和尚眊[[8]](#footnote-8)着眼，要拉到他跳河，被丁言志搡了一交，骨碌碌就滚到桥底下去了。和尚在地下急的大嚷大叫。

正叫着，遇见陈木南踱了来齐评：如此挽合，藏过多少事情，真是妙笔。看见和尚仰巴叉睡在地下，不成模样，慌忙拉起来道：“这是怎的？”和尚认得陈木南，指着桥上说道：“你看这丁言志无知无识的，走来说是莺脰湖的大会是胡三公子的主人！我替他讲明白了，他还要死强！并且说我是冒认先父的儿子，你说可有这个道理？”陈木南道：“这个是什么要紧的事，你两个人也这样鬼吵。其实丁言老也不该说思老是冒认父亲。这却是言老的不是。”丁言志道：“四先生，你不晓得。我难道不知道他是陈和甫先生的儿子，只是他摆出一副名士脸来，太难看！黄评：可要喷饭否？先生善谑，风趣可想。相打只为摆名士脸耳，争做名士至此，二人可谓极情尽致矣。先生描写世情，可谓不遗余力矣。嫉世之心为何如哉！。陈木南笑道：“你们自家人，何必如此？要是陈思老就会摆名士脸，当年那虞博士、庄征君，怎样过日子呢？我和你两位吃杯茶，和和事，下回不必再吵了。”当下拉到桥头间壁一个小茶馆里坐下，吃着茶。陈和尚道：“听见四先生令表兄要接你同到福建去，怎样还不见动身？”陈木南道：“我正是为此来寻你测字，几时可以走得？”丁言志道：“先生，那些测字的话，是我们‘签火七占通’的[[9]](#footnote-9)；你要动身，拣个日子走就是了，何必测字齐评：只怕日子也不消��得。天二评：此句却也老实。”陈和尚道：“四先生，你半年前，我们要会你一面也不得能彀。我出家的第二日，有一首薙发的诗，送到你下处请教黄评：题目倒新，可惜失传。那房主人董老太说，你又到外头顽去了。你却一向在那里？今日怎管家也不带，自己在这里闲撞？黄评：没有管家了，银子已完，哪得不闲撞。陈木南道：“因这里来宾楼的聘娘爱我的诗做的好齐评：只怕未必爱的是诗。我常在他那里。”丁言志道：“青楼中的人也晓得爱才，这就雅极了！”向陈和尚道：“你看！他不过是个巾帼，还晓得看诗，怎有个莺脰湖大会不作诗的呢？黄评：滴滴归源，一定该作诗。陈木南道：“思老的话倒不差。那娄玉亭便是我的世伯，他当日最相好的是杨执中、权勿用黄评：又挽前文。他们都不以诗名。”陈和尚道：“我听得权勿用先生后来犯出一件事来，不知怎么样结局？”陈木南道：“那也是他学里几个秀才诬赖他的。后来这件官事也昭雪了。黄评：至此始了权勿用。又说了一会，陈和尚同丁言志别过去了。

陈木南交了茶钱，自己走到来宾楼天二评：看他��碣e�嵌傻疥�和尚，又�某潞蜕卸傻嚼促e�牵��^接无痕。一进了门，虔婆正在那里同一个卖花的穿桂花球，见了陈木南道：“四老爷，请坐下罢了。天二评：前云「�姐夫到里边坐」，此云「四老���坐下�T了」，�晌南嗾铡；破溃鹤�下加“罢了”二字，声口便不好。陈木南道：“我楼上去看看聘娘。”虔婆道：“他今日不在家，到轻烟楼做盒子会去了。天二评：一尊天�F星竟不得上楼。黄评：面都不许他见。陈木南道：“我今日来和他辞辞行，就要到福建去。”虔婆道：“四老爷就要起身？将来可还要回来的？黄评：回来要多带钱来。说着，丫头捧一杯茶来。陈木南接在手里，不大热，吃了一口，就不吃了黄评：难堪难堪，嫖客下场头。虔婆看了道：“怎么茶也不肯泡一壶好的！”丢了桂花球，就走到门房里去骂乌龟。

陈木南看见他不瞅不睬天二评：「屁股也不朝你了」。只得自己又踱了出来。走不得几步，顶头遇着一个人，叫道：“陈四爷，你还要信行些才好。怎叫我们只管跑！”陈木南道：“你开着偌大的人参铺，那在乎这几十两银子。我少不得料理了送来给你。”那人道：“你那两个尊管而今也不见面，走到尊寓，只有那房主人董老太出来回，他一个堂客家，我怎好同他七个八个[[10]](#footnote-10)的？”陈木南道：“你不要慌，‘躲得和尚躲不得寺’黄评：到明日寺在和尚不在了。我自然有个料理。你明日到我寓处来。”那人道：“明早是必留下，不要又要我们跑腿。”说过，就去了。陈木南回到下处，心里想道：“这事不尴尬。长随又走了，虔婆家又走不进他的门黄评：果然屁股也不朝你了。银子又用的精光，还剩了一屁股两肋巴的债，不如卷卷行李，往福建去罢。天二评：只好自己背铺盖。瞒着董老太，一溜烟走了。

次日，那卖人参的清早上走到他寓所来，坐了半日，连鬼也不见一个。那门外推的门响，又走进一个人来，摇着白纸诗扇，文绉绉的。那卖人参的起来问道：“尊姓？”那人道：“我就是丁言志，来送新诗请教陈四先生的。”卖人参的道：“我也是来寻他的。”又坐了半天，不见人出来，那卖人参的就把屏门拍了几下。董老太拄着拐杖出来问道：“你们寻那个的？”卖人参的道：“我来找陈四爷要银子。”董老太道：“他么？此时好到观音门了。”那卖人参的大惊道：“这等，可曾把银子留在老太处？天二评：呆鸟。董老太道：“你还说这话！连我的房钱都骗了！他自从来宾楼张家的妖精缠昏了头，那一处不脱空[[11]](#footnote-11)！背着一身的债，还希罕你这几两银子！齐评：火坑里能跳出自身还算乖的。卖人参的听了，“哑叭梦见妈，说不出的苦”，急的暴跳如雷天二评：以前�u假人参骗他银子不少，这几两只算得找还他。丁言志劝道：“尊驾也不必急，急也不中用，只好请回；陈四先生是个读书人，也未必就骗你，将来他回来，少不得还哩。”那人跳了一回，无可奈何，只得去了。

丁言志也摇着扇子，晃了出来黄评：“晃”读去声，亦土语。自心里想道：“堂客也会看诗！……那十六楼不曾到过，何不把这几两测字积下的银子，也去到那里顽顽？天二评：丁言志想来不吃猪�^肉，故有积攒。主意已定，回家带了一卷诗，换了几件半新不旧的衣服，戴一顶方巾，到来宾楼来。乌龟看见他像个呆子，问他来做甚么。丁言志道：“我来同你家姑娘谈谈诗。”乌龟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且秤下箱钱。”乌龟拿着黄杆戥子。丁言志在腰里摸出一个包子来，散散碎碎，共有二两四钱五分头黄评：也不知拆了几千个字，尽送与乌龟了。乌龟道：“还差五钱五分。”丁言志道：“会了姑娘，再找你罢。”丁言志自己上得楼来，看见聘娘在那里打棋谱[[12]](#footnote-12)，上前作了一个大揖黄评：揖曰“大揖”，笑倒。聘娘觉得好笑，请他坐下，问他来做甚么。丁言志道：“久仰姑娘最喜看诗，我有些拙作，特来请教。”聘娘道：“我们本院的规矩，诗句是不白看的，先要拿出花钱来再看。”丁言志在腰里摸了半天，摸出二十个铜钱来放在花梨桌上黄评：也有好几个字的钱。天二评：是新鲜拆字下来的。花梨桌上�奈捶糯硕�十个钱，真是玷污。聘娘大笑道：“你这个钱，只好送给仪征丰家巷的捞毛的，不要玷污了我的桌子！快些收了回去买烧饼吃罢！齐评：你怕看名士脸面，那知名妓脸面更不易看。丁言志羞得脸上一红二白，低着头，卷了诗，揣在怀里，悄悄的下楼回家去了黄评：妙在“悄悄”，然二两多银子得见聘娘一面，胜木南四百银子不许见面多矣。

虔婆听见他囮着呆子，要了花钱，走上楼来问聘娘道：“你刚才向呆子要了几两银子花钱？拿来，我要买缎子去。”聘娘道：“那呆子那里有银子！拿出二十个铜钱来，我那里有手接他的！被我笑的他回去了。”虔婆道：“你是甚么巧主儿！囮着呆子，还不问他要一大注子，肯白白放了他回去？你往常嫖客给的花钱，何常分一个半个给我？”聘娘道：“我替你家寻了这些钱，还有甚么不是？些小事就来寻事！我将来从了良，不怕不做太太！你放这样呆子上我的楼来，我不说你罢了，你还要来嘴喳喳！天二评：胸中挟一个太太故也。虔婆大怒，走上前来，一个嘴巴，把聘娘打倒在地黄评：有取打之道。聘娘打滚，撒了头发，哭道：“我贪图些甚么，受这些折磨！你家有银子，不愁弄不得一个人来，放我一条生路去罢！天二评：前半个梦不曾应，后半个梦倒应了。不由分说，向虔婆大哭大骂，要寻刀刎颈，要寻绳子上吊，髻都滚掉了。虔婆也慌了，叫了老乌龟上来，再三劝解，总是不肯依，闹的要死要活。无可奈何，由着他拜做延寿庵本慧的徒弟，剃光了头，出家去了天二评：可有剃发诗？。只因这一番，有分教：风流云散，贤豪才色总成空；薪尽火传[[13]](#footnote-13)，工匠市廛都有韵。毕竟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1. 鬌——髻式，这里是发美的形容语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)
2. 憨顽——本指小孩子嬉戏无节，这里指狂嫖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)
3. 拦着——霸着，垄断着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)
4. 积作——本来是促狭，恶作剧的意思，这里更含有作孽、报应的意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)
5. 吵窝子——南京方言，口角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)
6. 叉子棍——上端有丫槎，可用以叉晒衣竿或他物的杆子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)
7. 分的“八齐”——“诗韵”分上平、下平、上、去、入五声，每声又分若干韵，“八齐”是上平声八齐韵的省称。“分的‘八齐’”，意思是通过分韵的手续（参看第十七回“拈题分韵”注），规定下所押的韵为“八齐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7)
8. 眊（māo）——近视眼叫做“眊子”，“眊着眼”是说眯缝着眼。 [↑](#footnote-ref-8)
9. “签火七占通”的——星相迷信行业里的测字行，有抽签、奇门、周易六爻、大六壬、拈卷、鸟衔牌、转盘等七种测法，称为“七占”。“‘签火七占通’的”，意思是七占的诀法相通，归结都是骗人的。 [↑](#footnote-ref-9)
10. 七个八个——方言：烦渎、计较、争论的意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0)
11. 脱空——亏空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1)
12. 打棋谱——名手着棋对局的图式，教授初学着棋的人如何布局作战的图式，都叫做“棋谱”。围棋谱上，黑白子都注有一二三四……等号码，用棋子照谱上的号码一个一个的顺序摆下去，借以观察其变化，叫做“打棋谱”，是一种练习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2)
13. 薪尽火传——一般解释，是以柴薪烧完了，火仍旧存在，比喻学问和真理代代相传下去，不会消灭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3)